

巨毒

J U 刘鸿◎著 D U

官场、情场、商场

风云变幻

尔虞我诈，贪赃枉法

权欲横流

物欲横流

肉欲横流

作品成功的再现了

这些光怪陆离的种种内幕

描写大胆

揭露深刻

系近几年来难得的

反映当代官场生活的

长篇力作

新疆大学出版社

权欲横流/物欲横流/肉欲横流

JU
巨

DU
蠹

刘 鸿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新)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贺孟嘉

封面设计:纪 晓

巨 蠹

刘 鸿 著

出版发行:新疆大学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200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刷:兰州新华印刷厂

字 数:380 千字

印 张:14

印 数:3000 册

书 号:ISBN 7-5363-3061-8/I·148

定 价:22.80 元

释 名

蠹 dù ① 蠹虫 ①:木~|书~。② 蛀:

流水不腐,户枢不~。

【蠹弊】dù bì<书>弊病 ①。

【蠹虫】dù chóng ① 咬器物的虫子。② 比

喻危害集体利益的坏人。

——见《现代汉语词典》269 面

第一部

第一部

一

江鹏高坐在中南省省委副书记程光天书房里的红木椅子上。他低垂着头，不敢正视坐在他对面书桌旁的省委副书记。程光天副书记个子不高，块头也不大，脸膛虽然方正有态，可眼睛却是暗暗的，像老井一样深邃难测；他那看似和蔼平淡的神情中总是透出一股威严，似乎有一种让人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江鹏高心里忐忑不安，紧张异常，仿佛有一个老鼠在他的胸膛里上下蹿动，他高大的身躯在微微哆嗦，那神情就像一匹受了伤的野马。江鹏高内心好像很希望程书记讲话，又好像极害怕他开口，因为他不知道程书记今晚叫他来是要告诉他什么结果。

程光天的书房，一般是不让人进去的，不仅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干部难以进去，即便是中南省的主要头头和所属地市与厅局的领导也难以进去，就连他的妻室儿女未经许可也是不准进

去的。这不是因为书房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也不是因为里面装饰得太豪华精致，怕人弄脏碰坏。书房其实很普通，藏书也不多，唯一觉得其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那几张显得古香古色的红木雕花椅子。程光天之所以这样看重他的书房，是因为他把这书房当作了保存文件、思索时局、谋划未来、算计政敌、培植亲信的地方。这样重要的地方当然不能轻易让人进去。能够进程光天书房的主要是以下两种人：一是他的久经考验的政治亲信；一是他打算马上提拔重用的人。

江鹏高是能经常踏入程光天书房的很少几个人中的一个。从程光天做县委书记起，江鹏高就开始做他的秘书，一直做到他当省委副书记。跟着程光天，江鹏高在地域上从小县城进到了大省府；在地位上由一个普通的工农兵大学毕业生成为了省委书记的贴身政治秘书；在年纪上也由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当他满四十岁的那年，程书记不再让他做秘书，安排他当了省计委的副主任。在省计委副主任的位置刚干满三年，程书记又提拔他当上了雁州市的市委书记。江鹏高是非常庆幸自己跟定了程光天的，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成为众人瞩目、光芒四射的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呢？怎么可能刚过四十就成为管辖几百万人口，几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地级市的一把手呢？那些与他一同出道踏入仕途的同学和同事，现在大多还在为七品芝麻官奋斗呢。因此，江鹏高心里一直很感激程书记，不仅把他看成自己的领导和长辈，还把他当作栽培了自己的恩人。程书记对江鹏高也是既信任又器重，想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江鹏高与程书记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使他过

第一部

去可以经常进入程书记的书房，同程书记谈论古今、研讨政策、交流信息、商定要事。过去，他每次来程书记的书房，总感觉心情舒畅，并满怀希望。他两次提拔升迁的消息都是程书记在这里告诉他的。

然而，此时此刻，江鹏高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常委会对你的问题已做了处分决定：党内记大过一次，行政职务降半级，调省志办当副主任。”程书记在抽完了第三支红塔山牌香烟之后才开始讲话，声音不大，可语气里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失望和无奈。

“噢！省志办……副主任……”江鹏高这时候才抬起头，神情有些木然。处分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他以为他会平静地接受处分，但当他从程书记嘴里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心里还是非常难过。

“你的事闹得满城风雨，不给处分是难以服众的。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人，所以，我也不好多说什么。”程书记叹了口气，“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我接受处分，可干嘛要调省志办呢？程书记，我今年才四十五呀！”江鹏高在慢慢地恢复平静。把他调到省志办做副主任，虽然职务上只降半级，可他觉得那无异于枪毙了他的政治生命。江鹏高在政界混了几十年，深深地懂得政治的核心就是权力，而权力又是与其所在的部门和所在的位置紧密相连的。省志办差不多是最没有权力和最不引人注目的部门。这种地方，江鹏高认为只适合日薄西山的即将离退休的老头去干。

“省志办有空缺。再说省志办汪主任过两三年就要离木，

他离休之后，你就可以接替他当主任，恢复正厅级，待以后风平浪静了，再考虑挪动。”

江鹏高想说到那时你说话还管用吗，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几年之后，我年纪大了，省委领导班子也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程书记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心里顿时冒出一股火来，说道：“你又不是没有去过要害部门，又不是没有当过重要角色，你自己不珍惜，怪谁呢？”

江鹏高知道已经没有改变什么的希望了，便努力以诚恳的语言和谦逊的态度对程书记道：“程书记，我不争气，对不起您，但您对我的栽培和恩德，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只要您以后还需要我，无论干什么，我仍然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在我上任之前，我希望程书记批准我休息一段时间，调整一下心态。”

“这没问题，我跟组织部打个招呼，准你两个月假。”程书记抽了口烟，沉吟了一会，又说：“鹏高呀，这件事到此就告一段落。你不要灰心丧气。一个人既要能享受顺境的得意，又要能忍受逆境的艰辛，要有一点承受力。摔倒了，要爬起来，继续前进。我对你还是有信心的。”

“程书记，谢谢您的鼓励，我会挺过去的。”江鹏高站起身子。“您早点休息，我告辞了。”

“慢着，”程书记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江鹏高道：“这是小平同志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记录，作为中央文件发下来的，过些日子可能公开发表。我认真看

第一部

了，有些新东西，你拿回去好好看看。”

“好的。”江鹏高接过文件，放入包里，与程书记握了握手，说道：“谢谢程书记，再见。”

二

江鹏高离开程书记的小楼，迎着早春夜晚凛冽的北风朝自己在省委大院里的家走去。

自省委组织部通知他停职反省至今，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他呆在家里，白天不敢出门，怕见到熟人，只到晚上，他才出门去有关领导家说明情况。这个他生活了近十年的、熟悉的、美丽的、他曾经可以昂首挺胸、趾高气扬进进出出的省委大院，现在，他只能在夜晚无人的时候，才能出来欣赏她、享用她。每当他漫步在弯弯的小路上，看着那雄伟的办公楼、那精巧的别墅、那竹林、那果园、那湖水，他脑子里就涌出唐后主李煜的词句：“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今天晚上，也许是处分已成了定局，在回家的路上，他心里便少了几分伤感，而多了几分思虑。刚才程书记讲过的“英雄难过美人关”那句话一直在他脑海里回旋。

自己算不算英雄，鹏高想得并不多，但没过美人关，栽在了女人身上，这是事实。出事之后，他曾经闭门不出，非常冷静地审问过自己：同赵楚姻建立情人关系，发生非夫妻的性生活，是自己的非理性的轻率之举，还是自己身心的真正需要？

审问的回答是那是自己身心的真正需要。他认为男人，无论是英雄，还是懦夫，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年轻漂亮，性感迷人的女人。这种观点来自他的自身感觉和知识。他认为一个男人一辈子只同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并不见得是最符合人性的，他甚至觉得人的本性是想同更多的自己喜欢的异性发生性关系。他想，在中国古代，不仅帝王是三宫六院，美女如云，诸侯是妻妾成群，钗裙打堆，普通人家，只要能养得起，也是三妻四妾；近代的许多风云人物和文人墨客，不也是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外国的洋鬼子，更不用说，几乎所有的人婚前便与异性同居，婚后在性方面也是很开放的，即便像罗斯福、肯尼迪那样德高望重、声名显赫的总统，不是也都有自己的小情人吗？找一个漂亮迷人，喜欢自己，自己也喜欢的情人，他觉得这是他许久就有的愿望。而且，这种愿望随着年纪的增长，地位的升高以及老婆的变老变丑，似乎在不断地加强。

过去，江鹏高在省机关工作，吃住在家里，上有领导的注视，下有老婆的看管，找个情人是很不方便的。因此，虽然也曾有几个女人使他动过心，但他还是压制了自己。自从提拔到雁州市当市委书记，他单枪匹马，领銜上任之后，他便觉得自己跨入了一片相对自由的天空，如冲出了闸门的水，可以自在地流淌。老婆当时嚷着要同他一起下去，他说要不了多久他又会调上来，没同意。他与老婆已过了二十几年的夫妻生活，朝夕相处，夜夜同床，他腻味了、厌倦了。这如同一个人天天吃同一号菜，有什么意思？鹏高心里很早就想一个人出外面潇洒

潇洒，放松放松。在雁州市，他是一把手，至高无上。尽管有不少同级干部心里嫉妒他，可表面上对他还是很恭敬，因为他们都知道江鹏高是省委书记的红人，说不准哪天就会进省委领导班子。江鹏高在自认为掌握了雁州市委的权力之后，压抑了许久的找一个情人的愿望，就像吃进肚里的压缩饼干一样膨胀了起来。这种愿望终于在赵楚姻身上变成了现实。

直到现在，江鹏高仍然不认为自己同赵楚姻之间的事本身有什么错。他觉得错的是自己没有把这件事包装好，隐藏好，处理好。由此，他有点埋怨赵楚姻。要不是那天中午，赵楚姻打电话给他，说她丈夫出差了，要他过去，他是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去她家里的，那他与赵楚姻的交欢就不可能被她返回来拿东西的丈夫撞上，那她丈夫也就不可能大吵大闹，搞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他知道男女间的事只要不当场抓住，那就说不清，道不白了，就成了一桩无头公案。当然，在这件事上，他更多的是埋怨自己：一是埋怨自己的官做得还不够大，他认为要是他的官再大一些的话，这种生活小节方面的问题是不会上纲上线的；二是埋怨自己不应该选择一个有夫之妇做情人。他想当时要是找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做情人，无论是大龄女青年，还是离了婚的少妇，就不仅可以减少来自女方丈夫的风险，还可以给自己增添几分风雅之气；即便让人知道了，也关系不大，别人只不过说他是风流书记而已；而这种风流韵事，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看得淡多了。这些都是事发之后，江鹏高冷静状态下的思考。当他与赵楚姻情投意合，打得火热的时候，他只晓得尽情地享受赵楚姻的美丽、温柔、少妇的风

韵、知识女性的优雅和现代女子的开放以及偷情之后的颤栗的快乐。他连自己是市委书记都忘记了，还怎么会考虑什么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呢？如今处分已定，大势已去。江鹏高只能哀叹自己运气不好，埋怨自己谨慎不够。他认为这件事要是不败露的话，他不仅可以继续冠冕堂皇地做他的市委书记，还可以继续享受赵楚姻。

江鹏高走至蓉湖边，找了张椅子坐下来。西北风吹打着蓉湖四周的树木和竹林，发出哗哗的声响。幽暗的湖水也在大风下翻着波浪。江鹏高感到周身寒冷，便将黑呢大衣紧了紧。他仰面望着头顶上星光闪烁的辽阔深蓝的天空，一颗流星正划破夜空，瞬间便消逝得无影无踪。江鹏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觉得自己也像这流星一样，很快就要在中南省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对此，他是多么地不甘心啊！

江鹏高虽然是农民的儿子，可他上过大学，尽管是工农兵学员，没学多少东西，却得到了一张对以后提拔升官很有用处的大专文凭。由于他有文凭，又肯干，事业心也强，还会讨上司的喜欢，加上运气好，跟中了程书记，所以，仕途通达，无波无浪就做到了市委书记。随着政治地位的升高，见识和眼界的扩大，江鹏高在政治上的野心也与日俱增，他觉得自己现在是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过几年就有可能进省级领导班子，如果运气好，被某中央领导看中，他还有可能升到中央去。他心里一直在做着步步高升的美梦，所以，这次处分对他的打击委实非同小可。

江鹏高心境苍凉，觉得仕途艰险，前途渺茫。我要是在做

第一部

官搞政治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又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我才能恢复到我现在的级别，而这三五年，我必须忍气吞声，小慎微，溜须拍马，夹着尾巴做人。几年之后，我现在的年纪轻的优势将不复存在，程书记也已退休，像我这样受过处分之人再往上提升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江鹏高愈想愈悲观，觉得自己再在做官这条路上同人竞争，在这个方面去实现自我价值己没有优势。我必须新开道路，另辟蹊径。可除了做官，我还能干什么呢？教书？写文章？搞研究？他想起他在大学是学中文的，可文学方面的书籍，他已好多年没摸了，这些年所写的文章也大多是现代八股——自己或别人的讲话稿和报告，他认为自己在专业方面是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了。就在这时候，江鹏高想到了下海经商。他想经商虽然在传统的观念中是一种不受人尊重的职业，但现代人的观念已发生了改变，尽管经商还不能与做官相比，但也是很受人羡慕的了。不是有很多成功的商人挤入了社会名流的行列？这也许是一条路。从政靠权力来体现自我价值，经商则靠金钱。我虽然没经过商，没搞过具体的业务，可不见得赚不到钱，因为我有关系，不是说关系就是钱吗？弃政从商这虽然不是很光彩，可只要我赚了钱，这可能又要另当别论了。过去，鹏高在官场上是那样春风得意，从没考虑下海经商这条出路的。现在，下海经商的想法对处在人生低谷的鹏高来说，像在黑夜里看到了一盏明灯，不仅温暖了他冰冷的心，也让他看到了一线新的希望。但是，这想法似乎还不是那么坚定，这希望似乎还有一些缥缈，仍然驱散不了他心中浓重的阴霾。他缓缓地站起身子，双手往后捋了捋头发，提

着皮包，拖着沉重的步子朝家里走去。

三

江鹏高回到家里，把手提包往茶几上一扔，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满心的忧思似乎难以掩饰，脸上便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

他老婆王平平赶忙从厨房里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五圆肚片汤递给他，并关切地问道：“鹏高，怎么样？常委会做决定了吗？”

鹏高喝了一口肚片汤，看了老婆一眼，尽力显出平静的样子答道：“调省志办做副主任，党内记过一次，行政职务降半级。”

“噢，调回来就好。我们天天在一起，你就不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的当了。你做不做官，我都无所谓，我都不离开你，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你不要说了，我心里挺烦的。”鹏高又仔细地看了几眼老婆这张日渐衰老的黄脸，便闭上双眼，将头靠在沙发椅背上，思绪不觉便转向了对老婆的一些往事的回忆。

江鹏高老婆的一切都像她的名字一样“平平”——长相平平，气质平平，才华平平，知识平平，个性平平。江鹏高与她恋爱、结婚也非常平淡无奇。王平平当时是县里一位局长的女儿，在县政府打字。江鹏高大学毕业分配在县政府跟当时还是县委书记的程光天做秘书。周围的人都说他俩很般配。大家一

第一部

起哄，一撮合，他俩就真的好上了，而且，很快就结了婚。当时，江鹏高并没有觉得王平平配不上自己，因为他家是农村的，他自己当时并没有职务，也没想到自己以后的官会做得这么大。王平平是“文革”时期的高中生，以后再没上过学。就像鹏高跟着程书记“鸡犬升天”一样，王平平也跟着鹏高“夫贵妻荣”，从县城调到地区，再从地区调到省城；她的地位也由工人变成干部，再由一般干部变成了省人事厅管档案资料的科长。随着江鹏高对王平平了解的加深，随着他地位的升高，阿谀奉承者的增多以及相识的高品味女人的增加，他便认为老婆配不上自己。而且，这种认识随着时光的流逝，日益变得强烈。但木已成舟，江鹏高只能委屈求全，凑合度日，因为他知道像他这种在政治上有抱负的人在中国是不能随便离婚的。

老婆的好处和优点，江鹏高认为只有一条，那就是替他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并不辞劳苦，把他们抚养成人，使他们兄妹俩一个考上了大学，一个考上了中专。他与赵楚姻的事败露之后，他老婆不仅没有要死要活地同他吵架，也没有提出离婚，反而不断地安慰他，开导他，让他在寒彻之中感到了许多温暖和真情，这使他意识到了在老婆这个极为平凡的妇人的身上还深藏着贤良、忠贞、宽厚的美德。由此，他心里又添了一些负疚，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婆。

“鹏高，你喝汤吧，汤要凉了。”王平平有些茫然地看了几眼鹏高，呆呆地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我不想喝。”

“我再去替你热热。”王平平又说。

“不用了，我不想喝。”鹏高睁开眼睛，看着那碗仍然冒着热气的五圆肚片汤。这是他平常最喜欢吃的食物，每次回来，老婆都要给他炖一大碗。可这时，他心情不好，没有食欲，无论什么好东西，都不想吃。

“你什么时候回来去省志办报到？”

“报不报到还难说呢。”

“还有别的去处吗？”

“没有啦。”

“那干嘛不早点报到上班？”

“我不想去省志办。去了那地方，我还有什么搞头？”

“你们这些官场上的男人一心只想往上爬，就是让你做了省委书记，像程书记那样，不也就是这么回事，不也是吃饭，睡觉，过日子……”

“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鹏高侧头看着老婆那张皮肤失去了光泽，眼角浮出了皱纹的已毫无媚力的苦瓜脸，心头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既同情又歉疚又难过的滋味。他抓住老婆的手握了握，轻声说道：“平平，你早点休息，我还要看一个文件。”

“那我先去睡了。你也不要看得太晚，要注意身体啊。”王平平端起肚片汤去了厨房。

收拾洗漱停当之后，王平平独自凄然进卧室睡觉去了。

鹏高按开沙发上的壁灯，开始读程书记给他的那份《邓小平南巡讲话要点》。各类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鹏高不知读过多少。以往读这些东西，他大多是一目十行，快速阅读，只

求了解大意。因为经验使他知道这些文件与讲话之类的东西大多是时过即废的官样文章和陈辞滥调，读了上文即知道下文。但是，邓小平的这篇“南巡讲话”却一下就把他吸引住了。他一字不漏从头到尾读完一遍之后，又回头重读了一遍，并用签字笔在有关重点句子和段落下面划了线。多年的从政经验和职业的敏感使他意识到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将打破几年来的沉闷局面，在中国政治、经济、理论等诸多方面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而这场轩然大波必将带来投资建设的热潮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他佩服邓小平的勇气、胆略和虽老却仍然清醒的头脑。他发现“讲话”里的许多观点，他自己过去也认识到了，但不敢说，当然，也不能说。他想有些话在当代中国大概只有邓小平能说，也只有经他之嘴讲出来才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效力。

《邓小平南巡讲话要点》涉及了许多方面，而江鹏高最感兴趣的是其对特区建设的评价和关于特区发展的观点。读完“讲话”，鹏高便清醒地意识到，沿海特区的经济水平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内陆省份，而且，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特区将以比内地快得多的速度大踏步向前发展。鹏高放下“讲话”，从茶几上的烟筒里抽出一支“中华”牌香烟点燃抽了一口。他并没有抽烟的习惯，只偶尔抽一支玩玩，以打发那孤独无聊的时光。他把后脑靠在沙发上，边吐着烟雾边追忆着他去过的深圳、珠海、海南等特区的印象。追回的印象似乎只有林立的高楼、拥挤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车和人群，还有一些发了财的朋友的奢华的酒宴。过云，他从未想过要去闯特区，因为他走的是仕途，追求的是政治上的升迁。政治是要有根的，他的根